

编者按

教师节快到了，我们收到一批与教师节相关的文章，有的学生深情回忆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老师，有的老师思考职业的意义。本期文苑从中精心挑选了几篇，以此赞美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，也借此向每一位孜孜于立德树人、培根铸魂的教师，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。

保护一颗火种

谢鹏

难造成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，高一、高二时成绩长期没有进步，总是在班级中等徘徊，我很痛苦，也很无奈。

选择文科班有一定心理压力，我老家的读书风气是数理化不好的同学才不得已选择文科。我不知道怎么评价自己的学习。理科不好吗？高一年级数学竞赛还拿了三等奖。文科呢？我参加了1998年全县中小学生作文竞赛，夺得二等奖，而且当年一等奖空缺。邓老师在班级中营造积极、温馨的氛围，稍稍缓解了我内心的忐忑焦虑。她让我深刻感受到，学文科也挺好的，只要认真学，同样有出息。

进入高三大概三个月，我因晚上睡觉着凉感冒，上课咳嗽很厉害。一天下午，我在校园遇到邓老师，她关切地问道：“谢鹏，我感觉你精神状态不太好。”我如实告诉她：“感冒了，晚上睡觉出虚汗，背部也有点疼痛。”她意识到可能不是感冒那么简单，直接说：“明天带你到人民医院看看医生。”其实，那时我已经18岁了。

第二天，她带我去看了人民医院。医生问了我情况，开了一个肺部检查单子，让我去拍胸片。拿了片子给医生看，原来是感冒引发肺部感染，患了肺炎。医生说至少输液一周，然后开了单子。邓老师把药带到学校医务室，让学校医务室的护士给我输液。我身上只有一个月的生活费，支付不了一周输液的药费，邓老师毫不犹豫先垫付了全部的医药费。

现在，我高中毕业24年了，老师教授的具体知识几乎无法回忆，但她给我的爱我永远记得。而且我当老师也已经17年，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学生。回忆自己受教育的过程及从教经历，我不断反思：“教育到底是什么？”孔子有教无类、因材施教、韩愈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雅斯贝尔斯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、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、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等等，都是至理名言。但我觉得教育是给每一位学生一份真正的爱心，无论学生贫穷还是富有、成绩先进还是后进，都要呵护他内心的那颗火种。

摇动另一棵树

陈朝阳

导，并且跟她许诺：她跟我的我决不再传，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。她才终于向我敞开心扉，打开了话匣子。

原来，周蓓家孩子很多，她上面有三个姐姐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。人多、家庭经济拮据，因此周蓓的衣服、鞋子都是姐姐们穿剩下的。

虽然开学只有两个星期，但我对自己未及时掌握周蓓的家庭情况而自责。问清了周蓓衣服和鞋子的大小尺寸后，第二天我去镇上赶集，就买了一套衣服和一双鞋子送给她。

此后，我还在课堂上经常让周蓓回答问题，并且在课后深入了解她的思想动态，鼓励她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活动，与同学们交朋友。随着时光流逝，她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，眼神变得越来越自信，与同学之间的说笑也多了起来。

一年一度的校运会如约而至，三千米长跑项目，人人都畏之如虎。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突然静寂的班会上响起了清脆的声音：“老师，我报名参加3000米长跑。”我看到了周蓓举起手在示意。

其实，我有点担心小小个子的周蓓能否顺利完成这项任务。但“滥竽充数总比没人报名强”，我这样安慰自己。

三千米长跑的枪声响了。在一、二、三圈里，周蓓不徐不疾地跑着，她紧跟其他选手的步伐，神情自若。到了后半程，她暗暗发力，步伐明显加快。渐渐地，她领先别人一圈，看到这小小的躯体内竟隐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，我情不自禁地在跑道外为她呼喊：“周蓓，加油，加油……”

周蓓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就在我认为她稳操胜券的时候，突然，她被一块石头绊倒了。腿被磕掉一块皮，渗出了血迹。她坚强地站起来，又继续向前跑去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，我几

乎是在咆哮：“小心！周蓓！你已经是最好的了……”周蓓忍着伤痛但保持着绝对优势遥遥领先，最后夺冠的姿态永远定格在我脑海里。

校运会后，我在班上也浓墨重彩地表扬了周蓓这种永不言弃、奋力拼搏的精神。周蓓也被班上雷鸣般的掌声感动得泪水涟涟。我知道，自信的种子从此会在周蓓的心里生根发芽，从此积极乐观地面对学习、生活和工作。

回首教育之路，有快乐，有充实，有思考，有感悟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《什么是教育》中写道：“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诚然是我！

有一种美好叫做行走。在教育的旅程中，时刻欣赏着沿途曼妙的风景；有一种幸福叫做追忆春风抚绿的时光，温暖弥散出震颤心灵的魅力。

引路人

黄燕妮

离我家几十里的炎陵县三中环境优美、文化底蕴丰厚，教学质量也高，是很多人向往的学校。我如愿在那里读初中后，发现那里的老师年轻有活力，不但学识渊博还幽默风趣。

只是语文老师不得我心。他的形象很奇怪，五十岁左右，三七分的头发梳得溜光，戴着圆片眼镜；灰色卡其布中山装洗得发白，因为面料缩水衣长变短，于是拆了下边线，露出里衬的灰边；脚上套了双暗红色雨鞋，站在教室门口，就能闻到一股花露水味。班长喊一声“起立”，他迈着赵本山式的步伐走上讲台，左边嘴角往上一拉说：“同学们好！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，叫邓中柱，邓小平的邓，名字取中流砥柱二字……”说话间，一个镶了银片的牙齿在唇间格外显眼，后面几位男同学低声笑，我低着头，使劲咬住嘴唇，生怕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接下来的语文课堂似一潭死水。他每次上课都把黑板写得满满的，还要求我们写字时身体和作业本必须端正，写出来的字笔画要清晰规矩，间隔要匀称。在白纸上书写，行行都要平行笔直，不能上翘也不能似蛇溜水。还有课文中的标点符号、段落层次，过渡段的作用及运用，写作方法等，都讲得一清二楚……

总之让人兴趣全无。有一天，他讲契诃夫的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，又穿着那双暗红色套鞋，背着身子在黑板上分析别里科夫这一角色，说别里科夫思想保守、排斥积极新鲜的生活方式。我忽然听到后排有声音，转身一看，只见他们眼睛盯着老师的红套鞋鞋尖个不停。大家立马会意，这不就是活生生的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吗？从此，大家私下都叫他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。

整个学期，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用他起伏不大的声音哑哑喻喻给我们讲课，三板一眼地在黑板上写字。坐在后排的同学干脆把他讲课当成催眠曲。我们几个小个子坐在讲台前，实在不好意思在他的眼皮底下睡，于是从图书馆借了几本《中学生作文选》，上一语文

课我们就看作文，计划参加征文比赛。

一次，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正在讲议论文如何论证论点，他在黑板上板书课文中引用的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”，并要求我们做笔记。我当时全神贯注修改作文，没注意他走到我身边。他把我的文章拿着看了看，说：“上甲课做乙事，行吗？不过，此文行文流畅，足见功底扎实，但选材和情感表达上，如果变通一下，效果会更好。下课到我办公室去……”课后，我乖乖地走到他办公室，他用红笔在稿子上勾勾画画，然后跟我讲了一大通关于写作选材要如何规避大众，学会变通，表达情感如何小中见大之类的话。边上的老师笑他：“邓老师出绝招了……”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听他讲解，按照他的思路，我把文章改好并投稿参加作文比赛，结果出来，我竟然得了一等奖，把同学们羡慕得不行。

我们才发现，其实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很可爱，讲课其实很多干货。慢慢地，我们也习惯了看他溜光的头发，闻他身上飘出的花露水味，而他脚上那双暗红色套鞋也越看越顺眼了。他上课仍然会工工整整地写满一黑板，我们也开始学着他的样子在作业本上工工整整地记着。偶尔，他也会缓和一下课堂气氛，给我们学几句当时热播电视剧《追妻三人行》中牛妈（角色名）的经典台词“浪花一朵朵”，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。

三年时间很快过去，我后来如愿考上攸县师范。面试结束时，当校长指着我跟旁边的面试官说：“这是我们县里的语文单科第一，她的语文老师是市优秀教师邓中柱……”我真的很骄傲。

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，都会有自己的“引路人”，在那些追光而行的懵懂岁月，在那些躁动纯真的青春年代，为我们传道、授业、解惑。今天，我也成了别人的“引路人”，我也学着邓老师一样，教导青少年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”的道理……

礼物

李巧文

那一年，我带的401班从高二进入高三。

开学不久，就是教师节。

教师节那天，我来到教室。张娟神秘地挡住了我：“老师，等一下。”一会儿，学习委员拿出一个小盒子过来，双手交给我：“老师，节日快乐！”副班长接着过来，拿出一个大盒子给我：“老师，节日快乐！”接着班长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大束火红玫瑰递给我：“老师，节日快乐！”然后所有同学齐声说：“老师，节日快乐！”我一一接过，内心激动，表面镇定：“谢谢，谢谢你们！”

学生送给我的是一个喝茶的小杯子和一个舞蹈雕塑。他们说，杯子是希望我能多喝水润嗓子，雕塑的艺术造型，代表了我们的形象，玫瑰则代表爱。礼物并不贵重，我却非常喜欢。教师节后，我把雕塑放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，这一放就是好多年。

我带的是一个艺术班。从高一到高三，我几乎天天跟他们在一起。刚进高一时，他们大多还羞羞怯怯，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左顾右盼。很快我就熟悉了他们。方正活泼开朗，爱说爱笑；锦程沉默寡言，不喜欢张扬；罗艳通情达理，秀外慧中；苏佳活泼开朗，大大咧咧；小鹏坚韧刻苦，鹤立鸡群；婷婷温和柔韧，外柔内刚……一谈起他们，我如数家珍。进入高二，他们脸上少了一些羞怯，多了些稳重。后来，我开展了班级文化建设，班上有自己的班徽、班歌和班级口号。班歌是由班上的学生作词作曲，经过修改而成。多年后，有学生跟我说起班歌，仍然能唱：“燃烧青春之火追逐太阳，宁静港口向往浩瀚海洋……绽放光芒努力去开创，破晓黎明向往灿烂阳光……”他们的艺术特长也得到了充分发挥，学校和县里演出多，获奖频频。

生日那天，我一走进教室，他们齐刷刷地站起来，齐声唱起了《生日快乐》歌。后面的黑板上用彩笔书写了一行大字：“祝老师生日快乐！您辛苦了！”这一刻，我感到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有一次，我出差几天，回来后看到黑板上还写着“班主任，快回来吧”的语句。看得出来，同学们已经习惯有我了。

最能展现我们班学生风采的要属在学校元旦联欢会上的表演了。他们一上场，台下观众们连连称赞“这才叫专业”。在县里组织的春节联欢会上，他们也是载歌载舞，出尽风头。四个月后，他们参加了省联考。春节后，他们又陆陆续续参加了外省艺校的考试。3月10日之后，同学们全部回归，高考的紧张情绪慢慢浸润到大家心里，他们开始努力奋发。外省艺校的合格通知单陆陆续续飞过来，孩子们的容像一朵朵绽放的花。我也被他们感染，跟他们一样，憧憬着高考的到来。

高考结束后，成绩出来。全班44人，文化过二本线40人，上线率91%，专业过线者文化全部过线，上线率百分之百。本省专业文化过线加外省合格人数达84%以上。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。

班上44个人，我称之为44朵花。这些花我用了三年时间不断浇水，管理、呵护。从高一到高三，三年的时光里，学生成绩的好坏，思想的波动，喜怒哀乐，无不牵动着我的心。我熟悉他们的每一个动作，一举手一投足我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在他们成长过程中，我表扬过，批评过，严厉过，宽容过，伤心过，苦恼过，快乐过，也幸福过。我关注着他们，爱护着他们，温和亲切的眼神曾使他们敞开了心扉，严厉的目光和语言也曾如刀子一样刺痛过他们的心，但最终他们都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。在节日里用鲜花回报着老师的付出，用短信表达着他们对老师的祝福，在老师疲惫的步履里他们感受到了老师的辛苦，学会了用温暖的话语来抚平老师脸上的倦容。

礼物的轻重并不重要，对老师来说，哪怕只是学生一句暖心的话语就已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了。现在，那个舞蹈艺术造型的雕塑转移了阵地，放在了我家中的办公桌上。看着它，我就会想起他们。

第一个教师节

刘年贵

三十多年前，我师专毕业，分配到一个偏远山区初中。

或许，那样的穷乡僻壤，难得有正经入经的大学毕业生态来。故而，我一过去，学校让我担任全校仅有的一个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。

开学已有一周了，我对照上期学生花名册统计入学人数，发现有好几位学生没来报到。那时候，国家尚未实施义务教育，每个学期都会有学生流失。但让我不解的是，其中有位叫周林枫的女生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是学校考中专的“希望种子”（那时候很多成绩好的学生都会报考中专，因为毕业包分配，是大家梦寐以求的“铁饭碗”），初三又是毕业升学至关重要的这一年，她没有不来报到的理由啊？

教师节那天，学校放了一天的假，我决定去周林枫家看看个究竟。我先是到镇上买了新书包、笔记本和几斤苹果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，终于到了她家，她家房屋由四堵两三尺高的土墙围成，几根拳头大的木柴搭在南北墙之间，木柴之间盖着杉树皮，那就算作屋顶了。房屋四面透光，屋内靠东墙边摆着一大一小两张床，床上的被子又脏又破，露出黑色的棉絮，床底铺着的稻草杂乱地伸出了床沿。床边堆了几个落满灰尘的破木箱，箱子上放着一些书。房屋中间放着一张破四方桌，桌子断了一条腿，下面用砖头垫着，桌子旁边摆着两张破竹椅。幸好墙上贴满了奖状，要不然冬天的寒风顺着墙上的一条裂缝灌进来，屋里会冷得像冰窖。西墙开了个小门，通向用竹篱笆围起来的“厨房”，篱笆墙自东向西倾斜，上面是盖着杉树皮，下面是一个土灶台，灶台上的竹篮里放着碗筷以及油盐等调味品，菜刀和小破砧板斜靠在篮边，灶台旁边堆着柴火。

她爷爷坐在屋前空地的小矮凳上正编织着竹器。由于彼此语言不通，我比划了半天老人家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，这时周林枫恰好拾柴火回来，小山一样的柴火几乎盖住了她瘦小的身体，我一个箭步上前接过她肩上的柴火。

周林枫很不幸，在她一岁多时，父亲意外身亡，母亲抛下她改嫁，留下她和年近多病的爷爷相依为命，家庭收入主要靠着爷爷编织竹器卖钱，周林枫也很想通过努力学习来改变命运，可是这样的家境实在难以维持了，她打算把庄稼收了之后，就跟着别人南下打工，说到这里，她流泪了。我忍着悲痛安慰她：老师这次家访，就是希望你能重返学校，人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越是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。你的困难，我们一起面对，学校会为你减免学费，同时为你向政府申请贫困补助，今后要是生活有什么困难，老师我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的。说完我拿出了买给她的东西，她激动地双手接过。她爷爷被我感动了，跟她嘀咕了好一阵，决定第二天来校报到，她跟我说，爷爷说您是个好人。

我欣慰地点点头，掏出身上的30元钱塞给她：“这是老师的一点心意，之前落下的功课，到校之后会给你补回来的。”说罢我起身和他们道别。这是我人生之中的第一个教师节，多年后，我再回忆，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